

WARRIORS

貓戰士

星預兆

④ 部曲 之 VI

最後希望

The Last Hope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高子梅 譯



晨星出版

晨星網路書店看更多▶

- 獅焰：金色虎斑公貓。
- 狐躍：紅色公虎斑貓。
- 冰雲：白色母貓。
- 蟾蜍步：毛色黑白相間的貓。
- 玫瑰瓣：深奶油色母貓。
- 花落：玳瑁色與白色相間的母貓。
- 蜂紋：帶有灰色條紋的淺灰色公貓。
- 薔光：黑棕色母貓。
- 鴿翅：灰色母貓。
- 藤池：白色虎斑母貓。

貓后 （正在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）

栗尾：琥珀色眼睛，雜黃褐色的母貓（是小百合和小種籽的母親，前者是隻暗色的小虎斑母貓，後者是一隻顏色很淺的薑黃色母貓）

蕨雲：綠色眼睛，淺灰色（帶有暗色斑點）母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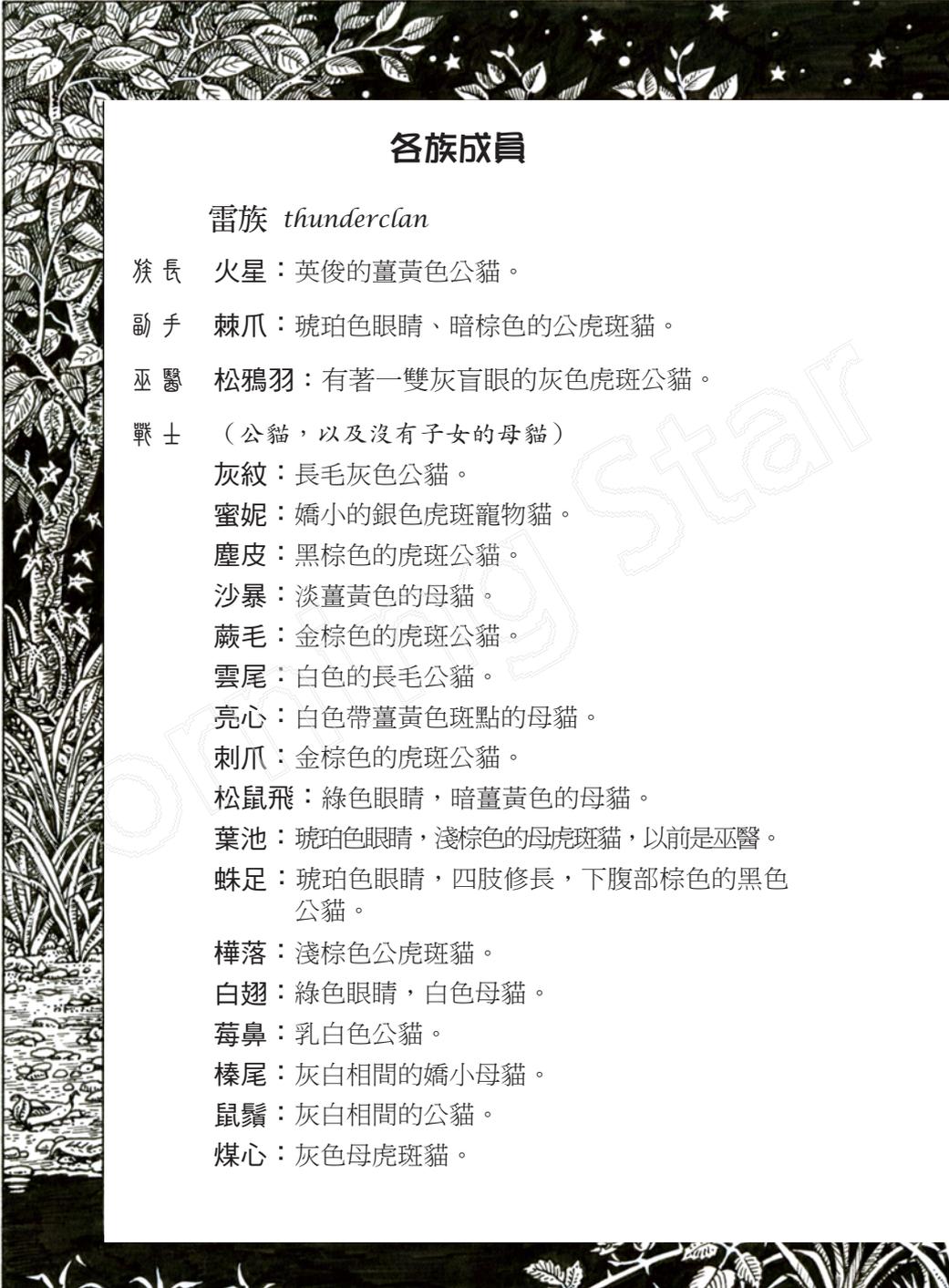
黛西：來自馬場的乳白色長毛母貓

響粟霜：玳瑁色母貓（是小櫻桃和小錢鼠的母親，前者是隻薑黃色小母貓，後者是隻棕色與乳白色相間的小公貓）

長鬃 （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）

鼠毛：嬌小的黑棕色母貓。

波弟：肥胖的公虎斑貓，口鼻灰色，以前是獨行貓。



各族成員

雷族 *thunderclan*

- 猴長 火星：英俊的薑黃色公貓。
- 副手 棘爪：琥珀色眼睛、暗棕色的公虎斑貓。
- 巫醫 松鴉羽：有著一雙灰盲眼的灰色虎斑公貓。
- 戰士 （公貓，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）
- 灰紋：長毛灰色公貓。
- 蜜妮：嬌小的銀色虎斑寵物貓。
- 塵皮：黑棕色的虎斑公貓。
- 沙暴：淡薑黃色的母貓。
- 蕨毛：金棕色的虎斑公貓。
- 雲尾：白色的長毛公貓。
- 亮心：白色帶薑黃色斑點的母貓。
- 刺爪：金棕色的虎斑公貓。
- 松鼠飛：綠色眼睛，暗薑黃色的母貓。
- 葉池：琥珀色眼睛，淺棕色的母虎斑貓，以前是巫醫。
- 蛛足：琥珀色眼睛，四肢修長，下腹部棕色的黑色公貓。
- 樺落：淺棕色公虎斑貓。
- 白翅：綠色眼睛，白色母貓。
- 莓鼻：乳白色公貓。
- 榛尾：灰白相間的嬌小母貓。
- 鼠鬚：灰白相間的公貓。
- 煤心：灰色母虎斑貓。



河族 *riverclan*

- 族長 霧星：灰色母貓，藍色眼珠。
- 副手 蘆葦鬚：黑色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穴掌（暗棕色虎斑公貓）
- 巫醫 蛾翅：有斑紋的金色母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柳光（灰色的虎斑母貓）
- 戰士 灰霧：淺灰色虎斑母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鱒魚掌（淺灰色虎斑母貓）
薄荷毛：淺灰色虎斑公貓。
冰翅：藍色眼珠的白色母貓。
鯉尾：暗灰色母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苔掌（毛色棕白相間的母貓）
卵石足：雜灰色的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急掌（淺棕色虎斑公貓）
錦葵鼻：淺棕色公虎斑貓。
知更翅：玳瑁色和白色相間的公貓。
甲蟲鬚：毛色棕白相間的虎斑公貓。
花瓣毛：毛色灰白相間的母貓。
草皮：淺棕色公貓。
- 貓后 塵毛：棕色虎斑母貓。
苔皮：藍色眼珠，玳瑁色母貓。
- 長老 斑鼻：雜灰色母貓。
撲尾：薑黃色和白色相間的公貓。
- 
- 



風族 *windclan*

- 族長 一星：棕色的公虎斑貓。
- 副手 灰足：灰色母貓。
- 巫醫 隼翔：雜色的灰色公貓。
- 戰士 （公貓，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）
- 鴉羽：暗灰色公貓。
 - 鴉鬚：淺棕色公虎斑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鬚掌（淺棕色公貓）
 - 白尾：嬌小的白色母貓。
 - 夜雲：黑色母貓。
 - 鼬毛：腳爪白色的薑黃色公貓。
 - 兔躍：棕白相間的公貓。
 - 葉尾：暗色虎斑公貓，琥珀色眼珠。
 - 蟻皮：棕色公貓，有一隻耳朵是黑的。
 - 燼足：灰色公貓，有兩隻暗色腳爪。
 - 石楠尾：淺棕色虎斑母貓，藍色眼珠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荊豆掌（毛色灰白相間的母貓）
 - 風皮：黑色公貓，琥珀色眼珠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礫掌（體型龐大的淺灰色公貓）
 - 莎草鬚：淺棕色虎斑母貓。
 - 燕尾：暗灰色母貓。
 - 陽擊：玳瑁色母貓，前額有一大塊白色印記。
- 長老
- 網足：暗灰色虎斑公貓。
 - 裂耳：虎斑公貓。

- 
- 貓后 扭毛：毛髮賁張的長毛虎斑母貓。
藤尾：黑白褐三色母貓。
- 長卷 杉心：暗灰色公貓。
高罌粟：長腿的淺棕色虎斑母貓。
蛇尾：有一根虎斑條紋尾巴的暗棕色公貓。
白水：長毛白色母貓，有一隻眼是瞎的。

黑暗森林 *Dark Forest*

- 虎星：暗褐色的虎斑大公貓，前爪特別長。
鷹霜：肩膀很寬的深棕色公貓。
碎星：黑棕色的長毛虎斑貓。
暗紋：烏亮的黑灰色公虎斑貓。
雪叢：白色公貓。
破尾：暗棕色公虎斑貓。
楓影：玳瑁色母貓。
雀羽：有多處傷疤的雜棕色嬌小母貓。
薊爪：有著長尾巴，灰白色相間的公貓。

其他動物 *other animals*

- 午夜：一隻懂占卜的母獾，住在海邊。



影族 *shadowclan*

- 族長 黑星：白色大公貓，腳爪巨大黑亮。
- 副手 花楸爪：薑黃色公貓。
- 巫醫 小雲：非常嬌小的公虎斑貓。
- 戰士 橡毛：矮小的公虎斑貓。
煙足：黑色公貓。
蟾蜍足：暗棕色公貓。
蘋果毛：雜棕色母貓。
鴉霜：黑白相間的公貓。
鼠疤：棕色公貓，後背上有一條很長的疤。
雪鳥：純白色母貓。
褐皮：綠色眼睛，玳瑁色母貓。
橄欖鼻：玳瑁色母貓。
鴉爪：淺棕色公虎斑貓。
鼯足：有四隻黑足的灰色母貓。
焦毛：暗灰色公貓。
紅柳：棕色和薑黃色相間的雜色公貓。
虎心：暗棕色公虎斑貓。
曦皮：奶油色母貓。
歐掠翅：薑黃色公貓。
松鼻：黑色母貓。
雪貂爪：乳白和灰色相間的公貓。



序章

參

差嶙峋的山脈橫劃過地平線，群峰崢嶸，刺穿黑色的天空。寒風颯颯的岩頂，有四個披著斑駁星光的身影，蹲伏在泛著銀色光澤的花崗岩上。

「我們照你們的要求來了。」白色母貓費力地聳起肩膀，抵禦刺骨寒氣。

她的同伴向等候的貓兒垂頭致意。「妳們好，鼻羽、碎影。」

「你好，斜仔。」碎影豐厚的毛髮聳成針狀，以抵擋冰涼如岩的空氣。她迎視白貓的目光，流星映現在她眼裡。「很高興又見到妳，半月。」她說話的同時，又有兩個毛絨絨的身影如黑影般在石頭上方移動。

「藍星、斑葉，很高興見到妳們。」半月趁星族戰士在四隻古代貓身邊坐定下來時，開口歡迎她們。

藍星捲起尾巴蓋在腳上。「我們已經為末日做好準備了。」她嚴肅地說道。

梟羽眯起她那黃色的眼睛。「而且也相信我們告訴你們的事情？」

斑葉發出一聲低吼。「藍星向來相信，是別的貓需要被說服。」

「我們時間快不夠了！」斜仔厲聲道。

天空在四周旋轉，星星飛馳，模糊成銀色的光痕……但山峰似乎靜止不動，猶如貓戰士縱身一躍前的預備動作。

藍星的眼裡有銳光閃現。「各部族會自行做出決定，我幫不上忙。」

斜仔傾身靠近了點。「可是以前的預言不是都幫得上忙嗎？」

「沒錯，」藍星瞥了她的巫醫貓一眼。「當年是斑葉先認出那顆火焰般的星星，才帶領我找到火星。」

梟羽對著斑葉眨眼致意。「她善用了她的天份。一直以來，部族貓的最後希望始終握在火星的至親掌中。」

「第四隻貓呢？」斜仔傾身向前，目光裡射出焦慮。「他們什麼時候才會找到第四隻貓？」

「一定要盡快找到。」碎影發愁地說道：「時間不多了。」

梟羽抽動著尾巴。「你確定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？」

「該做的我們都做了。」半月的琥珀色目光突然移向兩團正爬過岩石，朝他們而來的身影。「午夜，是妳嗎？」

「我和磐石一塊來的。」體型龐大的母獾笨重地攀上平滑的花崗岩。磐石跟在後面，月光

下，他光禿無毛的身軀益發顯得蒼白。

碎影的四隻腳不停地動來動去。「妳好，午夜，我……我不知道妳竟然認識磐石。」

「早在你們的時代來臨時，我們就認識了。」午夜咕噥說道，同時將那顆帶有條紋的大頭顱轉過來。「自從第一隻進駐水邊，我們就認識了。」

磐石在冰冷的石頭上坐下來，藍色盲眼像月亮一樣渾圓慘白。「我們一起看著湖上的第一個日出。」

「它把水面照得像火焰般通紅，」午夜回憶道：「在焰紅色的倒影裡，我們看見所有貓兒的未來：急水部落、五大部族、四族、森林、大湖。」

「我們看到你們的大遷移，從湖邊遷移到森林，再遷回來。」磐石偏著頭，彷彿正在看貓群從他眼前經過。「所有預言都來自於第一個日出倒影——毛髮如火焰的貓兒會拯救四族，而銀貓會拯救急水部落，還有四力量不只是部族貓的最後希望，也是光明勢力的最後希望。」

午夜用爪子刮著花崗岩。「如今我們擔心，會看到最後一個夕陽將你們的故事全部終結。」

半月走上前來。「可是四力量呢？他們會救我們，不是嗎？」

「他們一如我們預見的出現了，然而當他們出現的同時，也點燃了最暗處的火焰。」午夜注視著古代貓，兩顆像珠子一樣的黑色眼睛露出熱切的目光。「所以你和所有死亡已久的貓兒會像星子一樣再度燃燒。」

「但邪惡勢力就要降臨。」磐石警告道。

午夜插嘴道：「我們看見黑暗隨著光明誕生，在旁邊如影隨形。現在大家都必須挺身而出對抗。」

在場的其他貓兒渾身發抖，磐石的盲眼掃過他們。「謝謝你們長久以來對預言的守護，謝謝你們一代一代地傳遞預言。」

碎影歎口氣。「有太多生命逝去。」

「所有生命都是短暫的。」磐石提醒她。

「我兒子的生命太短暫了。」她的眼裡帶著責難。「為什麼你不救落葉？」

「那不是我的責任！」磐石噙了回去。「自己的生命如果掌握在別隻貓的手裡，還有什麼意義？你必須有自己的選擇、自己的自由意志。我可以指出道路，但那得靠他們自己走出去。」

斜仔眯起眼睛。「所以貓族得自己單獨面對這最後一場戰役？」

半月貼平耳朵。「他們不會孤單！」她抬起下巴。「我一定會陪松鴉羽奮戰到底。」

碎影伸出爪子。「我也會陪我兒子奮戰到底。」

「我會和鉤雷與我的小猫並肩作戰，一起打敗黑暗惡勢力。」梟羽的兩眼發亮。

藍星甩著尾巴。「為了保衛雷族，要我死第十次我都願意。」

「這些貓絕對不會孤單，」半月大聲說道：「我們會陪在他們身邊，就像以前一樣。」

「光明對抗黑暗，」午夜低吼道：「這是一切的結局……也是最後的日出。」

磐石用尾尖輕觸她的腰腹。「吾友，這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。」

第一章



誰在流血！

是

藤池突然憶起蟻皮的死，這記憶頓時淹

沒了她的思緒，於是愣了一下。每每她聞到血腥味時，就會突然想起他。到現在她都還感覺得到他的皮肉在她利爪下綻開，也還看得到他最後的痛苦痙攣，直到停止不動。為了取信虎星，她不得不殺了風族戰士。此舉使她贏得了黑暗森林戰士的恐怖榮銜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洗刷不掉留在她爪間的血腥味。

「停下來！」她吼道。

樺落的飛撲動作做了一半，愣在原地瞪著她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聞到血腥味，」她厲聲道：「我們只是在練習，我不希望有誰受傷。」

樺落朝她眨眨眼睛，一臉疑惑。

紅柳從樺落腳下蹣跚爬出來。「只是一點小傷口。」影族戰士喵聲道。他把耳朵秀給藤池看。耳尖有個細小的傷口滲出一點血。

「反正小心點就是了。」藤池告誡道。

「小心點？」鷹霜的吼聲嚇得她趕緊轉身。「馬上就要開戰了，爪子不出鞘，怎麼贏？」

鷹霜齜牙咧嘴，瞪著藤池。「我還以為你在幫忙訓練我們的新學員，讓他們脫胎換骨，成為真正的貓戰士，不再是軟弱的部族貓。」

樺落倒豎毛髮。「部族貓並不軟弱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要來這裡？」鷹霜質疑道。

紅柳揮著尾巴。「我們的部族需要我們變得更強悍，這是你告訴我們的，你忘了嗎？」

鷹霜緩緩點頭。「只有來這裡，才能學到你們需要的戰技。」他的鼻子朝樺落的方向努了一下。「再攻擊紅柳一次，」他下令道：「這一次，不要一聞到血腥味就停下來。」他朝藤池眯起眼睛。

藤池吞吞口水，擔心自己洩了底。黑暗森林的貓都不知道她其實是來這裡當臥底的。她抬起下巴，從樺落旁邊衝過去。「你要像這樣飛撲。」她告訴他，說完嘶地一聲撲向紅柳，低身躲開對方的爪子，張嘴叼住其中一隻前腳，借力使力地令他重心不穩，然後一扭頭，紅柳摔個四腳朝天，光聽聲音就知道他摔得不輕。她根本沒有使出利牙，只是把扭頭的時機掐得剛好到不必扭傷他的腳，就能絆倒他。

她回頭瞥了鷹霜一眼，看見他眼裡露出讚許的光芒，這才鬆了口氣。她只要讓他看見利爪揮舞、貓毛亂飛，還有重摔在地的聲音就夠了。

「鷹霜！」

樺落和紅柳瞪大眼睛，瞪著從薄霧裡走出來的蘋果毛。這隻影族母貓的眼睛閃閃發亮，剛上完課的她，全身燥熱到身軀仍微微發顫。「花落和穴飛想找黑暗森林的戰士較量一下。」

蘋果毛的見習生從暗處走出來。「要找部落貓較量，隨時都可以。」花落抱怨道。

穴飛點點頭。「我們來這裡是想學別處學不到的戰技。」河族公貓身上沾著血，背脊上的毛髮糾結成團。

你們到底有完沒完？藤池瞥了鷹霜一眼。「這附近有黑暗森林的戰士嗎？」她試問道，暗自祈禱一個也沒有。

「當然有。」鷹霜嗅聞空氣。

貓兒的打鬥尖叫聲迴盪在薄霧裡，這聲音聽在藤池耳裡已經變得像蟲鳴鳥叫一樣平常，因為這聲音一直都充斥林子裡，熟悉到得仔細聽才會聽出端倪。

「乾脆今晚我們幫他們上課好了。」她試探地詢問道。多數夜晚，黑暗森林戰士都會迫不及待地想教部族貓一些殘酷的戰鬥技巧。

鷹霜穿梭在花落和蘋果毛之間。「我要妳們學會別族的格鬥技巧。」

藤池打著寒顫。

「有一天，你們也許得並肩作戰。」

騙子！

「你必須清楚你夥伴的招式，才能培養默契，合作無間。」

不，你只是在訓練他們在最後一仗時毀滅彼此。

一聲嘶吼從林子裡傳來。「四族必須在重要時刻聯合起來。」虎星從暗處緩步走出，那張寬臉的虎斑頭顱抬得高高的。「這是黑暗森林的規矩，千萬別忘記。」

樺落嚴肅地點點頭。「四族會在重要時刻聯合起來。」他重複道。

「那會是什麼時候呢？」花落圓瞪著眼睛。

「時候到了，你就會知道。」楓影從林子裡悄悄出來，玳瑁色身軀透明到可以看見她身後的林子。藤池一想到有一天她也會像楓影一樣從大家的記憶裡逐漸消失，便不禁打起寒顫。

「虎星？」花落瞪著黑暗戰士。「我們受訓，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嗎？」

藤池的身子縮了一下。「目前還沒有，」她很快地回答，同時瞟了虎星一眼。看見他點頭同意的說法，才又繼續說道：「不過這種事誰也說不準。」她記得四分之一個月前，他們才和風族在隧道裡打起來。「也許會有更像索日那樣的貓準備帶領其中一個部族攻打他族。」

蘋果毛上前一步。「下次若再有惡棍貓敢離開我們，我一定站在雷族那邊，不會與他們對抗。」

藤池蠕動著腳。這些貓相信自己比以前更效忠四族。她瞥了樺落一眼。可是當最後一仗來臨時，他們會效忠誰呢？是自己的族貓？還是黑暗森林的戰士？

虎星彈彈尾巴。「回你們的臥鋪吧。」他下令道。

穴飛偏著頭。「可是現在還早。」

「資深戰士要開會。」虎星對楓影和鷹霜點點頭。

「我可以參加嗎？」藤池問道。

楓影眯起眼睛。「不行。」

「可是我已經是導師了。」藤池追問。她必須知道黑暗森林的貓打算何時進攻湖邊四族。

「只要妳還能張嘴吃鮮活的獵物，就不算是我們真正的一員。」楓影吼道。

虎星點點頭。「回妳的部族睡覺去吧。」他下令道：「留點體力給明天晚上。」他轉身昂首闊步地走進暗處，楓影快步跟在後面。

花落聳聳肩。「我想我們就算不在這裡練習新戰技，也可以在森林裡練吧。」她告訴樺落，說完隨即閉上眼睛，漸漸消失。

藤池看著她的族貓從林子裡消失。她會帶著身上的傷回去，就連這裡學到的東西也會留在她的記憶裡。藤池的毛髮直豎。她不要這些記憶，也不希望這些邪惡的技巧出現在雷族裡。

「你要一起來嗎？」樺落彈彈尾巴。

藤池抽抽耳朵，目送他消失。「我會跟在你後面回去。」

穴飛、蘋果毛和紅柳也都隨著樺落沒入黑暗。藤池一等他們離開，便轉身對鷹霜說：「你是因為信任我，才要我幫忙黑暗森林訓練部族貓，但現在又不准我參加資深戰士的會議？」

他的眼睛有光閃現。「妳真的想去？」

藤池點點頭。

鷹霜靠近了點。「難囉。」說完轉身，緩步跟在虎星後面離去。

藤池收起爪子。不管你讓不讓我跟，我都要去。鷹霜的身影在林間忽隱忽現，她追上去，心跳加速，一路尾隨，利用薄霧和刺藤叢作掩護，刻意保持距離，用眼角餘光盯住他的身影，

配合他的腳程而行。

「雪叢？」鷹霜突然慢下腳步。

藤池停下來，豎起耳朵。

鷹霜低吼出聲，向他的族貓打招呼。「你要去開會？」

「我才不會錯過呢，」雪叢厲聲道：「那些部族貓呢？」

鷹霜哼了一聲。「虎星命令他們全部回臥鋪。」

雪叢的爪子刮著泥地。「你確定他們不會在訓練岩場那附近逗留？」

「碎星會查清楚他們是不是都走了。」鷹霜吼道。

訓練岩場！藤池彈彈尾巴。**他們要在河邊開會**！她對黑暗森林的地形已經熟到可以自己找路，不必擔心被鷹霜撞見了。她只要循著那條舊河流走到空心樹林，再往河堤走去就能到達。

她蹲伏下來，潛行在灌木叢後方，直到聽見資深戰士的沙沙低語聲才停下來。她溜到一棵樹幹後面，四處窺看。林子中間有條河穿過，薄霧散去，露出岸邊泥地上一座高聳的大圓石。藤池貼平耳朵。她在黑暗森林裡的第一堂課就是在這裡上的，而現在圓石四周圍著一群虎背熊腰的戰士。恐懼在她肚裡翻攪，她按壓下心裡的恐懼。**我是黑暗森林的戰士**，她提醒自己。**我和這些貓是平起平坐的。**

碎星站在岩石上，厚重的暗色毛髮亢奮到豎成針狀。「時間快到了。」他低吼。

楓影抬起她那已褪成灰白的口鼻。「很好，」她嘶聲道：「我討厭等待。」

鷹霜坐下來，冰藍色眼睛眯成兩條細縫盯著碎星的一舉一動。破尾從大圓石旁溜出來，在

泥地上劃了一條線。「這是湖與陸地的交界。」

然後又劃了一下。

再劃一下。

又再劃一下。

靈巧的爪子在地上劃出更多形狀。「我們可以從這裡和這裡進攻。」他往地上一戳。「等他們在這裡打起來時，再派另一支隊伍從這裡突襲。」

藤池伸長脖子，想看清楚他到底指的是什麼地方。可是虎星和破尾靠得很近，擋住她的視線。藤池急得心臟快從喉嚨裡跳出來，只好憑聽覺來找線索。

「從山坡到小溪這裡，是他們防守較弱的地方，我們可以從高處攻擊，逼他們往後撤退。」

「為什麼不從這裡進攻？」虎星的爪子戳進地圖裡。

藤池心頭一驚，因為碎星的眼中露出興味。「的確正中部族要害！」

「一旦小貓死了，他們的貓媽媽就會無心戀戰。」楓影直指道。

「你說得沒錯。」碎星用後腿坐下來。「那就這麼決定了。」

鷹霜回頭瞥了一眼，目光掃過藤池藏身的林子。她趕緊貼在地上，鷹霜目光掃了過去，沒發現到她，她才吁了口氣。黑暗森林戰士開始離開河邊。她等到他們都走光了，才從藏身處躡足躡腳地溜向碎石的地圖，像兔子一樣繃緊神經，瞥看泥地上的各種線條。

突然間，有爪子猛力搖晃她。她扭頭嘶喊，反擊對方。

「藤池！」

鴿翅的叫聲喚回了她的理智。藤池躺在臥鋪裡。「妳把我吵醒了！」她對她姊姊吼道。鴿翅瞪著她，眼裡布滿驚懼。「藤池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我正在作夢！」沮喪哽在她喉間。她本來可以窺視到碎星的作戰計畫。

「可是妳現在醒了。」鴿翅不太確定地問道。

「是啊，」藤池咕噥道。「我是醒了。」

鴿翅盯著她看。「妳以前不會因為我叫妳起床，就一副想把我大卸八塊的模樣。」

「妳知道我夢到什麼嗎？」

「所以我要叫醒妳啊。妳的毛都豎起來了，我擔心妳發生……」鴿翅突然眯起眼睛。

「難道妳情願留在黑暗森林裡？」

藤池抬起下巴。雖然已經回來了，回到安全的臥鋪裡，夢裡的恐懼不再，但仍感覺得到危機四伏。「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。」

鴿翅往她靠近。「妳說什麼？」

藤池轉過頭去。「太遲了。」今晚以前碎星寫在地上的作戰計畫，一定會被踩得模糊難辨，要不就是被河水沖掉。

鴿翅突然皺起鼻子。「妳身上好臭。」

藤池低頭看看那沾了爛泥的腳，趕緊塞進身子底下。「別擔心，我會洗乾淨的。」
「那就好。」鴿翅從她身邊擠過去，朝窩外走去。

藤池瞥了瞥錢鼠掌和櫻桃掌的空臥鋪。他們已經去出任務了。她收起爪子，也從窩裡擠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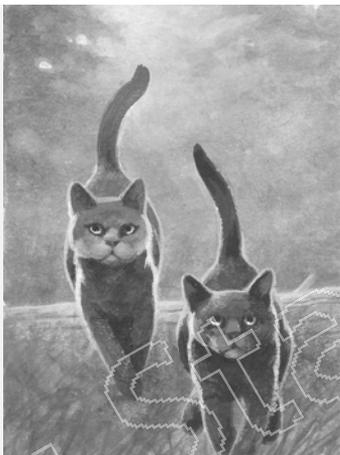
「藤池！」蜂紋從獵物堆那裡喊她。那隻肌肉發達的灰色公貓腳下有隻肥碩的黑鳥。

藤池沒理他，低頭鑽進刺藤隧道，進入森林。她的腦袋到現在都還聞得到黑暗森林的氣味、聽得到黑暗森林的聲音，所以她怎麼可能繼續待在營地裡和她的族貓們坐困山谷。

她跳上通往山脊的斜坡，蓄勢待發。她身上的這股爆發力是黑暗森林賜給她的。他們把她訓練成比雷族貓還要勇猛的戰士，教會她厲害的格鬥技巧，好讓她在最後一仗時用來對付自己的族貓。藤池的爪子劃過刺藤叢，攀上坡頂，衝出林線。下方湖水在蒼白的曙空下閃閃發亮，落葉季正在為樹梢染上顏色。已經被綠霧籠罩了好幾個月的森林，色澤正由暗沉轉變成琥珀色。藤池全身亢奮難耐。如今的她沒有抓不到的獵物，也沒有打不敗的敵人。她真想現在就比劃幾下，躍躍欲試到連爪子都微微刺癢。

這時不知從哪兒竄出一幅景象，她看見戰士們從岸邊蜂擁而上，竄進林子。他們的耳朵裂得參差不齊，身上傷疤累累，眼裡閃著恨意。蕨叢和刺藤叢在他們的隆隆腳步下為之震動，林子裡因為充斥著一群對戰爭饑渴的戰士，而變得天搖地動。尖嚎聲四起，藤池聽見肌肉撞擊岩面的聲響，整個世界都被黑暗森林戰士的爪子撼動。

這景象逐漸消失，但她仍聞得到鮮血和恐懼的氣味。藤池發現自己正止不住地發抖，腳墊汗濕。無論她在無星之地學到的戰技有多純熟，都不足以抵擋這波來勢洶洶的死亡浪潮。



第二章

暮色悄悄漫進山谷，松鴉羽從獵物堆裡拿了隻老鼠，坐在刺藤叢旁準備進食，露水沾濕了他的毛髮。

半月高掛在灰白清澈的天空上。其他巫醫貓真的會聽從祖靈緊急傳來的警告，和其他部族保持距離嗎？還是他們會自行前往月池，去夢裡與星族會面？

我該去嗎？

他感覺到好像有股力量正牽引著他。他刻意不予理會，但心裡仍隱約作痛。自從曦皮在大集會裡指控他謀殺焰尾之後，四族就喝令松鴉羽卸下巫醫職務。雖然火星還是允許他像平常一樣為自己的族貓服務，但只要出了部族，他就得被迫放下這份工作。

月亮的牽引力量更大了。星族的意志向來無所匹敵，但根據預言，松鴉羽比星族還強。再說，他知道他自己是無辜的。焰尾掉進結冰的湖裡時，他曾試圖救他，反倒是其他貓兒沒

有設法去救湖裡的影族巫醫貓。松鴉羽氣得咬了一口鼠肉。

他身旁的刺藤簾幕微微震動，蓄光拖著身子從巫醫窩裡出來。現在她的前腿已經練得很結實，可以輕鬆拖著身後的癩腿在營地裡到處走動。

「妳要吃一點嗎？」松鴉羽用爪子拿起鼠肉。

「不，謝了。」蓄光停在他旁邊。「我想吃田鼠。」

他感覺到她拖著身子爬向獵物堆，光滑的毛髮刷過他身邊。她是雷族裡最乾淨整潔的貓，總是不停梳洗自己，從不嫌累，一天起碼要檢查身上的蟲子兩回，一隻跳蚤都不放過。因為若是被蟲子咬到，被感染的傷口可能會害她生病，於是她決心養成運動的習慣，即便後腿毫無用處，她還是把自己的體能練到最佳狀態。

松鴉羽感覺到她在獵物堆裡翻找食物時，全身上下亢奮到滋滋作響。她在底部找到一隻田鼠，用利牙拖了出來，滿心歡喜。「你不餓嗎？」她用爪子戳戳他那隻幾乎原封不動的老鼠。

「現在已經月半了，你需要點體力，才走得到月池。」

松鴉羽低吼一聲。「妳忘了啊？我被革職了。」

蓄光咬了一口田鼠，滿嘴鼠肉地反問道：「你打從什麼時候起，變得這麼聽話啊？」亮心在他們旁邊用爪子磨著地面。「什麼乖乖聽話？」

松鴉羽哼了一聲。「不關妳的事。」

「現在是月半了，可是他們不准松鴉羽去月池。」蓄光插嘴道。

「你不能在自己的臥鋪裡夢到星族嗎？」亮心的尾巴順著松鴉羽的背脊安撫。

但他甩開她。「到月池去，不是只為了去找星族！」

松鴉羽大步穿過空地，低頭鑽進營地入口，耳尖卻被荊棘刺到，氣得嘶聲作響，跺腳走進林子。

他後方出現敏捷的腳步聲，松鴉羽聞出火星的氣味。雷族族長跟著他走出山谷。「我知道你很沮喪。」火星表示同情。

松鴉羽朝他轉身。「是嗎？要不是因為我是半個雷族貓，你想四族會相信曦皮的話嗎？」火星愣住。

「又或者如果葉池沒有打破巫醫守則生下我，你想他們會相信曦皮的話嗎？」他察覺到火星的詭色。「難道這些你都忘了？」松鴉羽質問道。

「我從沒想過這問題。」火星的喵聲誠懇。

松鴉羽眨眨眼睛。「你沒想過這問題？」他重複道。每次他看見葉池、松鼠飛或棘爪時，就會感到一陣痛心疾首，覺得被他們背叛。他一直以為自己是純種的雷族貓。

火星的尾巴掃著地上落葉。「你是三力量之一，你的誕生是命中註定的。」他朝他走近。「而你是怎麼誕生的，這件事有這麼重要嗎？」

「有！」松鴉羽突然火大，繞著火星轉。「葉池犯的錯在我身上成了詛咒，大家都認為我是怪物，因為我是打破兩種守則誕生的——戰士守則和巫醫守則！難怪他們都急著認定我是兇手。他們一定認為我是一隻被星族唾棄的貓。」

火星不安地蠕動著腳。「可是我們倆個都知道星族對你的重視勝過於任何一隻貓。」

「我不會感激葉池的，」松鴉羽刮抓著地面。「也不會感激松鼠飛。」

「葉池一直保守著祕密，」火星提醒他。「她和松鼠飛已經為你們兄弟姊妹盡了最大的努力。是冬青葉揭露了真相，是她認為有必要揭露。但潑出去的水已經收不回來，松鼠飛和你的母親並不需要為其他部族的偏見負責，你也不需要。」

「不公平。為什麼葉池不遵守巫醫守則？」松鴉羽從他旁邊擠出去，鑽進林子深處。「又不是什麼很難的事！」

「如果她遵守了，」火星在後面喊。「結果又如何？如果她沒愛上鴉羽，你會在這裡？想想預言吧！」

松鴉羽用爪子刮著地上落葉。「為什麼我就不能自私一次，只想到我自己？」他咆哮一聲，大步離去，低頭鑽進蕨叢裡，在樹根上攀爬，直到四周暮色漸成夜色。突然他察覺到前方有堵毛牆擋住去路。他往後一彈。「是誰？」

他才剛開口，就聞到黃牙的口臭味。她的口鼻只離他的鼻子不到一隻老鼠身長的距離。「為什麼我就不能自私一次，只想到我自己？」她模仿他。

「要妳管！」松鴉羽往後退，可是她的口臭仍跟著他。

「你的感覺是什麼並不重要！」老貓嘶聲道：「重要的是部族的存亡！你是三力量之一，你必須及時找到第四力量來擊垮黑暗森林。」

「妳這話什麼意思？我不重要？」松鴉羽呷口道。她憑什麼這樣說？「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四力量裡最重要的？」他氣到口不擇言。「如果四族不讓我當巫醫貓，就算有預言也沒用。」

黃牙繞著他轉，粗糙的毛髮磨搓著他。「你以為光憑藥草就能從黑暗森林手中救出四族嗎？」她厲聲道。

「當巫醫貓不是只懂藥草而已。」松鴉羽試圖從她身邊擠過去，但是她擋住去路。

「那還有什麼？」

「在夢裡與星族溝通！」

黃牙的尾巴甩打著蕨叢。「那你以為你現在是在跟誰溝通？你這個鼠腦袋！」

松鴉羽惱羞成怒。「妳為什麼老是找我碴？」

「你必須找到第四個戰士！」

「我們根本不知道第四力量是不是指戰士！」松鴉羽厲聲道：「我們也不知道那隻貓在哪個部族！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一隻貓？」

「不要再找藉口了！你根本沒告訴你的夥伴還有第四隻貓，是不是？」

松鴉羽覺得有罪惡感，他抽抽耳朵。記憶清晰地閃過他腦海，讓他彷彿又回到迎風的陰暗山頂。殺無盡部落團團圍住他，發亮的眼睛帶著期盼。遠古的尖石巫師傳來的喃喃低語仍迴盪在他的耳裡。

星兒們的末數已近，若想挑戰恒古不衰的黑暗勢力，三力量必須成為四力量。

「你還沒告訴他們。」黃牙重複道。

「還沒，」松鴉羽坐下來。「我一直在等適當時機。」

「是嗎？」黃牙語帶懷疑。「我還以為你是不想要第四隻貓出現。你無法忍受需要求助的

感覺。」

「才不是！」松鴉羽全身發燙。她是怎麼猜到的？

「那為什麼明明時間不多了，你還執意不肯說出部落的預言？」

松鴉羽閉上眼睛，突然覺得對一切都厭煩極了。「難道光靠我們還不足以拯救部族嗎？」

黃牙的毛髮從他身邊刷過。「你面對的是黑暗森林！所以一定要找足幫手！快去找出第四隻貓吧！」

「好吧！」松鴉羽厲聲道：「可是要從哪裡找起？」

「要是我知道，早就告訴你了。」黃牙從羊齒植物叢裡擠出去。

「等一下！」松鴉羽追隨在後，卻被刺藤絆倒，踉蹌了一下。「我需要妳幫我一點忙。」

「我做得還不夠多嗎？」黃牙沒停下來。

「我需要妳幫忙找到焰尾，叫他去找小雲。」松鴉羽跟在她後面。「焰尾必須跟他解釋我曾試圖救他，我沒有殺害他。」

黃牙搖搖頭。「對不起，松鴉羽，星族分裂了，我不能跨過部族的邊界線。」

「可是妳以前是影族貓。」松鴉羽提醒她。

她朝他轉身，他頓時感覺到她的目光如焰。「我是雷族貓！」她嘶聲道。

「可是……」松鴉羽只能對著空氣懇求，因為黃牙已經走了。

「老鼠屎！」松鴉羽氣到拔足狂奔，憑著腦海印象裡的領地地圖往前衝。他跑上斜坡，衝出林子，感覺到湖面拂來的沁涼冷風正灌進他的毛髮。他聞到其他氣味，不停地抽動鬚鬚。

「葉池？」

她緩步走出森林，在他身邊停下腳步。「你還好嗎？」

松鴉羽全身繃緊，很想吵架，但是半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覺得心裡好空虛。

「火星回營地後，情緒有點不安，」葉池輕聲說道：「所以我很擔心你。」

別再裝出一副你是我母親的樣子，太遲了！

葉池移近了點，但沒有碰觸他。「我知道失去巫醫職務的感覺是什麼。」

「火星說我可以繼續治療我的族貓。」松鴉羽提醒她。

「亮心也可以治療族貓，」葉池直言道：「但她仍然不是巫醫。」她突然憤憤不平。「你

必須去和星族溝通才行，還要和其他巫醫貓以及我們的祖靈溝通。」

松鴉羽扭頭不理她，但心裡暗自驚訝她竟然這麼清楚，頓時有點不是滋味。「我不在

乎。」他拗著性子說。他才不想被她哄得好像他跟她站在同一陣線似的。

「去月池吧。」葉池無視他的抗議。「去夢裡和星族溝通吧。去找焰尾，叫他把真相告訴

他的族貓。」

松鴉羽貼平耳朵。「我怎麼去？出了雷族，我就不是巫醫貓！」

「誰都沒有權利阻止你去拜訪月池，」葉池辯稱道：「你覺得有誰敢冒著得罪星族的風

險，阻擋你的去路？去吧，去叫焰尾說出實話。」